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

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表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棻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九

明黃訓編

工部

都水司上

重修京都城壕記

吳寬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於朔方所以臨御中國控制四方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實與商之遷殷周之作洛匹休於無窮者都城周四十

里鑿壕迴環廣若干尺深若干尺水自城玉泉山而來  
道出大內穴城為門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風涼溝渠漲  
溢又為水口於壕洩之其流皆注大通河東南入於海  
既歷歲月湮輒加修於是不修者久矣皇上有詔發軍  
夫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復領其事而以  
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功自西  
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為之伍伍分之地旁廣  
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

堅既又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為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捷插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初皇上重勞功役間休息之越明年九月三日功始告成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篩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馳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替有加事聞自督工之臣下達役夫賞賚有差蓋當工役之初興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為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策歟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治

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為限何  
事一壕哉然而復為是者則以京師文皇帝建為萬世  
不拔之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文孫繼世時加修  
之惟知其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於舊章成憲無不  
由之監之者何止一壕哉且姑即一壕以窺皇上之大  
德於汙濁之滌而去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屏  
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  
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也則紀綱必張而

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必嚴而緩  
縱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  
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  
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為池  
長江以為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烏在  
其為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員詞林職在  
紀載觀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通濟河碑

楊士奇

其畧曰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  
北河揚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  
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  
上于北京者皆道此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也  
自洪武之季至今四十五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復決  
智殫力疲公私患之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  
聞請如故事築之三年春復決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  
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道之今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



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焉安行夾河築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革險為夷事聞賜名通濟河少保吳公屬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之易何也非奉命之臣其用

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本於皇上之善用人  
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君明王所以  
克興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復推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

固安堤記

楊榮

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  
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地畿  
之內宜慎其防以為宏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發源太

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為渾泉而為乾河鴈門應州雲中山西諸水皆會焉愈遠益大過懷來行兩山間拘束齟齬而不得肆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脉䟽衝激震蕩遷徙非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業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廬州不遠有曰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

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頽圯今聖天子  
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徃任厥事  
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勅  
其務存堅久勿為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羣公効命材謀  
共濟經始於正統元年冬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匠二  
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  
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固  
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以時修祀禮

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堰役費加倍而  
堅實亦過之仰惟聖明至德蟠際穹壤而於京畿益圖  
鞏固以寧濟斯民於千萬年諸公亦能同寅協恭用成  
厥功蓋可久可固而利益於世者不小皆所當書於是  
叙其始末俾勒諸石庶後之人有考焉

楊文敏公集

大陸澤記

石珪

珪嘗浮清源道出寧晉間渡於所謂葫蘆河者平波漫  
衍一碧千頃芡蒲菱藕魚鰕之利民咸取之供賦稅焉

俗謂之水五社五社之民沮洳弗田力胥此出故也噫  
嘻此其古所謂大陸之藪歟禹貢大陸既作是也顧古  
之大陸地當不止於此今近澤藪之田皆禹平水土後  
民始耕作至於今也至觀班氏所謂大河逾涿水至大  
陸布為九河則亦臆揣之論今大陸與大河絕不通顧  
其地相通不出三百里有此附會耳不然豈古今陵谷  
之推移刷盪盡失其舊歟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  
落之水亦謂此漢時其地猶有薄落亭今云葫蘆河者

恐或其聲之訛轉云

熊峯先生集

滹沱河記

石琚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為三泉流稍延漫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叙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沈疑之蓋亦惑於夾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非之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

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  
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溇沱  
亦未見其的不為徒駭也顧大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  
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澗壑以洩水怒故霖潦相仍山  
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郭沒田廬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今禹貢舊道既不可見而西漢於此置蒲吾  
渠通漕船亦湮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濬  
而廢歟河經藁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徒成化壬寅



始迫城下淨土寺沒焉自後每秋漲至則汎濫於縣三  
五十里市野皇皇無所遯棲適有天幸未為洿沼弘治  
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  
夏水大入復趨故道功竟不成老氓相傳云是河不宜  
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  
山川則祭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  
母者職也往者宣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具在䟽理之  
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否耳誠使善工相高下量

順逆遲以歲月鑿山開原廣拓水境要其上流而放之  
寧棄百里之地以全城池則雖鑽龍門析伊闕尚可為  
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為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又  
其上者平政惠民薄聚歛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  
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  
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  
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末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  
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為老生之談哉

熊峯先生集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李賢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  
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後興焉不然則率易  
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  
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  
防邊一事尤為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  
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  
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為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

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懼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為憂天順改元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

以疾在告復命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為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立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

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為來者勸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軌

題為計處國儲以永圖治安事各准本部咨該工部題於戶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臣奉命巡

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內見通州閘運一節先該平江伯  
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為學楊儀  
楊璋秦鉞向信主事鄭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仕隆  
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  
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  
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  
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

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  
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  
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  
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  
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  
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  
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  
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



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叅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

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  
嘗竊料開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  
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尤恐識見  
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  
或被官吏冒支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  
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  
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  
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

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它運邊糧備訪邊關寨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姦細為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省費為言而卒

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為陛下告者是宜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即令漕運會議在邇乞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令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一不

妄費大運京糧姑聽六路自進且令覓船雇人略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等因具題奉聖旨戶工二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會議覆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

陳銳題為陳言便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興工挑濬間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聖旨大通橋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二年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題為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至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奉聖旨修理閘河著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事務濟明年漕運其餘俱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倉收貯水兌腳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叅將梁璽協同戶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郎畢昭

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功至正德六年間本部管閘委  
官主事鄭珩為節財裕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  
剥船伍百隻添該閘夫三百名以備搬剥等因奉聖旨  
前項夫船俱令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行照舊雇  
草搬運欽此又於正德十一年八月內該工科給事中  
翟瓚題為疏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事修理運道  
徒費無益乞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聖旨該衙  
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

題為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為簡便等因已經本部會官議題節奉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郎等官一併勘處傳當來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戶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為經久等因節奉聖旨是這脩路事宜你每勘處傳當都依擬行欽此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欽差戶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脩



砌完備外又查得嘉靖元年四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前元轉運通渠永樂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未幾貪利之徒阻滯不行近年營建大木悉由於此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剝船共二百五十隻每船用軍四名共一千名仍置口袋一萬條輪番領裝悉聽叅將王佐委撥官軍管領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等

衙門尚書等官陸完等題准轉行叅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管閘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鉞亦題前事要因八閘之舊址均築五埧之新制就於其旁各置減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剝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次第運至大通橋其朝陽關原有舊河一道今已築為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埧蓋房不

必置蓋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剥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運腳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腳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馬裝駝方得抵倉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車驛亦當預處且自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閘三四方抵通州近該叅將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

可省前項四閘雖為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俾當方可舉行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查得嘉靖五年三月內該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各題脩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城朝陽關外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衝坍車驢負載米糧俱遭陷溺乞要戶工二部計議早起人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閘河設法疏通船隻水陸併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奉聖旨是戶工二部便差能幹屬官

一員前去會同巡城巡倉等官督率府州縣應管人員  
相度脩理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開運事且罷欽此已經  
通行委官行勘脩理間緣夏秋時月雨水連綿道路泥  
濘車不得行反為運道之阻合無查照先年運官萬表  
所議量撥運夫隨處填墊紓目前一時之急等因復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責撥軍  
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  
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

開運屢議而竟無成及考諸志典籍乞照先年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着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開脩倉主事兼理開運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如果可行就將省下腳價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一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本官歷陳前代之故事慮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需浩繁事體重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候命下之日

戶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閘脩倉主事會同巡倉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閘一應椿杉等項應合增置船隻修防禦堤及河道淺窄處所作何挑濬及將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合另設陸運作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糧所奏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有無穀用務使長便經久可行逐一會處停當勘過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會報以憑會議

裁奪若或有碍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虛費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以杜意外之虞姑候修河畢日另行會處等因奉聖旨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有成算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修復皆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弊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着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并原經委錦衣衛都



指揮王佐及今舉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  
稽查先令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費工力究  
竟脩否得失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  
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卹若姦豪之人恐妨已利  
故為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欽此隨該各部  
覆題節奉聖旨着王軌何詔去欽此各欽遵備咨到臣  
等欽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叅將張奎錦衣衛都  
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事體卷案不存無憑

查考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閘河一事俱該戶  
工二部查議題覆脩濬或因工程浩大暫止或欲候待  
年豐暫停或為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俱各未見成  
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  
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  
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埧規模具  
在脩濬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舻直指  
海子今之閘運止於般剎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

姦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異流沙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濶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程浩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應循照舊規修濬河閘臣等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勘形勢大畧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於通州舊

城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闐闐鱗集擲比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得本  
城西門白河之濱舊有小河通過城北一面中有舊廢  
土埧地基西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埧議須挑濬河身因  
舊埧添築高濶多用椿木甃石甃砌平時習水行舟水  
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般  
運之難閘埧相去寫遠合添設閘官吏二員名閘夫十  
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埧以防盜決仍會委戶

部坐糧員外郎范韶工部脩倉主事周朝着管閘主事  
魏良輔公同順天府通判何棟通州知州曹俊及通州  
等衛指揮等官分役各閘并舊埧地方踏勘丈量應該  
脩濬築埧去處計工估費行據各官呈報會計得修理  
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埧合用工料價銀大約一萬兩  
自新埧起至慶豐閘計般運五處每閘各用剥船六十  
隻共用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餘石日運米約  
有一萬石船隻造於漕運衙門口袋出於包運經紀人

夫聽其雇覓簞簾隨其本船置造每隻計該價銀三十  
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五百兩造完至日交付船運經  
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守損壞修理其原借官  
銀仍令每年腳價銀內扣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  
還足每船每閘議定船運撐挽腳銀一兩閘填五處共  
銀五兩自大通橋馬頭登岸合用小車驢騾裝載般運  
每船糧二百石議定腳價銀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運  
原費腳價銀一錢今止用銀五分五釐可省四分五釐

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  
若使皆由閘運切恐糧多船少船運稽遲反致有誤晴  
日路乾聽車輛一面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運官軍  
完糧之日可得早回月餘預兌下年糧米陸運騾車責  
令徑赴西倉閘運小車驢騾止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  
為照大通橋地方窄狹人烟輳集恐妨起陸若於慶豐  
閘下登岸運糧又省二閘般運勞費亦令聽從立法非  
難而難於守法任人非難而難於得人苟非其人則法

雖善亦不久而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添選委郎中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練達老成勤能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充叅將住劄通州專管輕賫銀兩修理閘河般運糧米給散腳價及管天津以北催攢運糧仍令會同巡倉御史俱領勅行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官員雇募人夫并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共一萬名分工限日作急修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埧坐守督運禁革奸弊



開運通行之日奏請取回量加擢用每閘填各造官廳  
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修築馬頭地方泊船船運剡平  
沿河牽路便於行船官廳即今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  
料腳價查借見在修倉餘銀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等  
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改撥通州收糧扣除腳價銀  
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  
出腳價餘銀逐一補還閘板木料甄石工部各廠取用  
如或不敷官銀買辦又訪得糧運人倉多被門官歇家

伴當光棍人等指留糧袋索借錢銀乞勅廠衛并西司  
房緝事衙門巡訪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  
枷號發遣充軍庶漕運疏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開運一  
事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可為世守之法而大造軍  
民之福矣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  
集萬家守以伍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般運  
自起驚疑及查河源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海子經流  
大內玉河而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

或流之巨細啟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前項節財  
興利事情幸賴聖明御極廟堂力主於上百執事奔走  
於下董事興工無有不濟欽命臣等會同查議明白今  
將修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御覽伏乞聖明定奪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地未寒凍擇日興  
工若至冰堅停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隨即繼工務在  
四月工程不悞糧運緣係計處國儲云云具奏定奪事  
理臣等俱未敢擅便等因奉聖旨是修濬通惠河乃前

人遺跡先朝成算近年屢議修復輒為姦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埧具存河渠無碍原設官吏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令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且車舟並進不失車腳之利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然政之修舉必在得人兵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都指揮一員照例充叅將通州住劄照舊驗收輕賞銀兩兼理修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一員并通州巡倉御史各寫勅

與他行事未盡事情聽該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  
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置辦整待來  
春融煖之時興工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  
勿得偏執違拗妨悞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嘉靖六  
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為興水利以救民患事

汪鉉

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陝  
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為狼狽兼以祖宗所立鹽法廢革

不行惟徇餘鹽之弊政盡壞飛輓之良規以致各邊糧  
草缺乏人馬俱困撫臣徃徃請給內帑至屢聖慮屢遣  
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畫邊儲臣仰見皇上軫念元元  
之心保固疆圉之計固無所不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  
圖之必於其要而治之貴得其本遵復祖宗鹽法之舊  
使天下商人爭先踴躍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  
不輓而積此濟邊之至要也興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  
澗之水或潴而止或引而分皆可以為田疇灌溉之益

此足民之大本也臣見近時監察御史周相聞人詮各極言祖宗鹽法之利不可不興最為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為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為水利計耳是故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誠以水也者田之所賴以為田者也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

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  
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  
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  
徃徃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溉  
注填闕之水溉馮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  
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迹固在今可訪  
而行之者也如蒙乞勅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  
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



屯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  
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為溝或為洫必因水勢之  
大小其疏之也或為遂或為渚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為  
防以止水或為澮以瀉水或當為陂或當為堰考古人  
已行於昔者而施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為之  
於此歲積月累不責效於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於簿  
書因時制宜不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  
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

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  
史公決漳水兮溉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糧李冰為蜀  
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  
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于穰縣  
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  
及後漢杜詩為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宋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凡諸州作水利田自  
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

甚多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  
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  
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  
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  
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  
河間真定保定等府又有水患如蒙乞勅各該巡撫都御  
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著實舉行嚴督  
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

力興脩毋阻於浮議毋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  
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  
渚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為災潦不能為  
虐而民之生可聊矣仰惟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  
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  
必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欲如父母之  
撫其子亦安得坐視其斃而不思所以救之乎夫水利  
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

生養不遂生養不遂則其斃可立待矣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也若其瑣瑣之務何足為有無撫臣舍此不圖乃至於請給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為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倣擾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

川今之土地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  
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  
數在我有卓然不可隱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臣欲候命下移咨各該巡  
撫都御史遵奉查照施行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為此  
具本親賞謹具奏聞奉聖旨覽卿奏具見為民足國之  
意鹽法着該部查照舉行水利工役重大還待邊方事  
寧時年豐熟來說該衙門知道



名臣經濟錄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五十

明 黃訓 編

工部

都水中

南旺廟碑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  
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而河口

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  
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  
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  
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  
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督河南運水  
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  
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  
九年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

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子處討兩隻船從那裡  
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郡一  
帶去一路往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  
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  
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岝低薄時就  
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  
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  
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

通河僨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歛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

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僨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

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宗公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宗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宗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

清閘簫鼓叢祠飲餽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  
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  
請於朝建祠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錄之以示來  
者知宗公之功不可沒也

勅修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  
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

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  
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  
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徃治欽哉臣有貞祗  
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羣  
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涉汶  
沿衛及沁循大河道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  
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  
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



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  
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  
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踈水  
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  
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  
淤滂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  
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

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  
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  
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灤又九里而至于博  
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  
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  
李峯之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  
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  
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

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  
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  
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  
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  
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  
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叅綜古法第而為之加神用  
焉既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  
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

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  
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  
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  
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  
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  
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  
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

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  
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  
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  
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  
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  
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組百八釜二千八百  
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結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  
計其筭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

告祭興工至于畢工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是治水官  
佐工部主事臣謝叅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  
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是地  
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  
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  
貢而工作累年費皆巨億若漢之甌子不以溉不以漕  
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壁馬  
額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

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漑以漕以貢焉可無紀述於來世  
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寔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  
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獲  
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  
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  
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  
嫌故自己乃稽首拜首而為之文曰皇奠九有歷年維  
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中陽九百六

數下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  
泰相承運維中興殷憂廼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  
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民便在  
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其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  
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  
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流乃疏厥滯分者  
既平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水  
行有隄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鍾水利斯通



水道斯同以漕以溉以奠乃載邦計惟賴惟天子明孚  
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  
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金石昭示無  
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

徐有貞

有貞之治水於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命于  
景泰癸酉之冬經始於甲戌之春收功於乙亥之夏而  
告成于其秋上召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歸京管臺

事丙子春有貞請勅載至乃擴前功益為大水之備時  
方曠乾衆莫喻其意頗以為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  
汶淇衛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  
逮冬始平運河南北餘千里故隄高岨之缺而不完者  
無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也既訖工有貞將歸  
奏於朝而從事諸賢亦合辭以請曰治水之功其既成  
矣經久之效其亦著矣惟古人作事而有成也必題其  
名願以儀之有貞乃言曰於乎是惟吾君之德與諸大

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固聖人事也  
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雖然有貞聞之  
士以天下為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矧吾徒食君  
之祿受君之命而幹君之事哉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  
而加重吾徒弗盡其力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  
必胼手而胝足吾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  
為中國患者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  
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就其成

事者而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王延世王景元之賈魯是已圭之治河無所考見然觀其以鄰國為壑則悖甚矣延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乃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皆塞之之具初無得乎行水之法矧其當世季民窮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才卒之為元召亂是又堰獨歸然而存歸然而安其旁近之城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水之來有所捍而去有所

洩也於是東充之軍民耆老合辭以請曰今茲之水蓋  
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大耄之人所未嘗見也非隄與  
堰爲之保障非閘與渠爲之排解吾田吾產其池潢矣  
吾耄吾倪其魚鱉矣彼四方之舟楫往來而到於斯者  
乃亦有曰昔也沙灣如地之獄今也沙灣如天之堂之  
語而況居斯土之軍民乎哉然而吾儕小人竊伏計焉  
測水之變不測如今茲之溢以龍灣六閘洩之而猶未  
盡也以故感應祠之缺隄又煩公為揀築焉苟忽在是

其不又將延患累年乎願及公規畫而大為之防吾軍  
吾民幸甚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缺而作偃  
月之隄鰲甲之堰北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治法畧等  
復行度東昌龍灣六閘之上官窰之口置閘一穿新渠  
而屬篤馬東平戴廟之津置閘一疏古河而屬之大清  
并前六閘為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探禹遺之秘本呈上  
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表大河感應  
二祠之中以為悠久之鎮蓋盡人專符天造制物宜辟

神奸其道並行可以為戒者惟景之塢流分之漢世無  
河患方之於彼其特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則上  
法大禹下取仲章而為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惟聖明  
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子  
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從事  
於斯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治河之  
任者知所法戒云爾是行也前後歷三載焉凡作正隄  
一副隄二護隄四水門大堰一小堰一蓄水之堰三截

水之堰九導水之渠二分水之渠二洩水之渠五制水之閘二放水之閘八若其修作功用次序本末之詳則具載前碑茲不重出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劉大夏

弘治六年十月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大夏題會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恪熊翀巡按御史涂昇陳振都布按三司左布政使孫仁吳珉等及巡河御史曾昂管河郎中陳綺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



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遲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從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

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

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勅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

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安平鎮治水之碑

徐溥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堤之弘治六年復決於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為憂既勅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勅內官監太監李

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  
且平漕舟已集一經決口輓力數倍稍失手輒溺覆不  
可救僉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岍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  
引舟由之次第皆濟及冬水落乃為塞決計規倣古法  
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木為表多施大索用船雜寘  
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  
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杙累築而固之  
又于其南為石壩以備宣節于上流為黃陵岡黃陵未

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急再塞再決羣喙匈匈莫知所定迨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安平又勅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興歲賜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

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叅政張  
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廖中為  
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為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進  
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勅臣溥為文紀功蹟  
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運河之利固國計所賴而貢賦  
商旅皆必由之所係甚大一壞于洪濤再壞於霖雨其  
為患甚劇不二載間變波濤為平地化嗟怨為懽忻昔  
之所難若甚易然亦獨何哉聖天子致和達順之功中

外臣竭忠宣力之效天道應祥而地靈效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尤難繼是任修壞補敝之責則有司存今官有特置責有專任方汲汲為久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壞矣乎臣故叙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用復明命且儆于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為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河



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岍截流徑趨  
奪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既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監太監臣李  
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民兵夫徃共治之僉議胥  
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岍疏為月河三里許塞決口  
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  
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由淮徐故道又議以  
為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為漕河憂乃

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為杙中實磚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堤以巨石屈鐵以鍵之液稔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蓄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為安平

孫家渡神祠記

弘治壬子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受治河之命實薦河南

按察司僉事張君鼎之才分厥任焉公躬相原隰下上數百里以張秋鎮之上流為黃陵岡之上流為孫家渡此而不治水勢且不殺功何由成乃檄張君及右叅政朱君瑄督兵民夫七千疏之未幾張秋大決奪汶以入海運河遂壞上命太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與共事於是劉公分治所謂孫家渡者既又以荊隆等六口皆黃陵上流復檄張君及都指揮僉事劉勝以萬夫塞之功既並舉張秋適塞而運道始復其舊朝廷易鎮名

曰安平建二神廟以為之鎮在黃陵者賜名昭應令有司春秋修祀事三公者既以成告皆錄功進祿秩有差而張君遷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壅弗洩奔流橫潰張君慮其復為黃陵害以及安平曰是吾責也其不可復玩丙辰春請于巡撫都御史陳公道以五千人疏之畚鍤雲集帑帑山委檣杙鱗次蓋取治決之餘策遺力而用之六旬而舉自是水勢復通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張君復建廟于渡之隄上分水之處祀其水

神令鎮州判官石粹董其役凡為殿廡門垣之類皆備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劉健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祥符  
子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汴入于淮一自荊隆口黃陵  
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  
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  
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  
東汭併汶水奔注於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

為憂復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既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俾銜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祇奉命詔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於決口西岍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

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  
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榮澤孫家渡河  
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  
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  
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  
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  
按察副使臣張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荆隆等口  
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

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  
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  
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  
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  
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  
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  
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  
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三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



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觔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觔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興等遂具工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為安平賜臣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仍從興等請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

工完之跡文之碑石以垂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  
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  
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  
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闊奔放若不可為而築塞之  
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  
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  
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覩茲惠政誠不可  
以無紀謹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

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未為害大行既北平壤是趨奔  
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  
其始皇明啟運亦屢有聞安平黃陵奏決紛紜壞我民  
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蚤乃命憲臣乃弘廟謨  
諄諄戒諭冀效勤劬功不時上復遣近侍繼以勲臣俾  
同往治三臣協力兼采羣謀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既分  
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閉水由故道河患斯  
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

恩典昭晰惟茲天役不日告成感召之由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靈咸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黃陵岡祭河文

劉愷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愷率衆官謹以清酌庶羞香帛之儀致告于大河之神曰惟天地之大德曰生名山大川寔體天地以生養萬物者也河伯在岳瀆中尤為偉靈自西極以至于東海盤踞兩儀界斷

下土倏忽變化能禍能福河伯寔張主之弘治年間河  
決張秋比時國家財力猶足支持邇年以來河南山東  
直隸地方久毒於流賊繼歉於凶年我朝百五十年來  
赤子之窮困莫甚於此時國計之匱竭亦莫甚於此時  
也黃河自去年決去黃陵岡頭埽二埽止餘三埽危如  
一縷設若河伯必欲加禍不已則運道不通未免盡驅  
遺黎以從於修塞之間財力不逮其何能支禍黃陵岡  
者實所以禍赤子也人力不能有加神謀固自有在黃

陵禍福在河伯一舉手之間耳神豈若是其悲然哉某奉天子命來治河齋祓一心惟神是賴神不為之人豈能為必若推究其召災之由則當禍於官不當禍於民內而百執事某不敢言外而百執事若某等撫按三司府衛州縣大小官員其間有叨君爵祿而誤君之事者有作民父母而饕民之肉者有假公以濟私者有背義而懷奸者神當奪其魄而報之顯戮可矣何必決黃陵以殃赤子而後為快者即今酷暑行天丁夫數萬從事

河上勞苦病疫哀吟悲號日夜仰望者神惠一施而已  
伏願河伯全好生之仁顯神通之妙循故道以東行捨  
黃陵而南去解三省之懸活萬衆之命神之惠豈不並  
高厚而垂無疆者哉某等無任哀誠懇切祈禱之至伏  
惟尚饗

黃陵岡謝河文

頃者河水為災決去黃陵岡頭埽二埽復侵三埽運道  
幾危皇帝乃命臣某督理修築某竊念此矣此役闕係

非輕感召實由於人事經營須賴於神謀若乃虧職業以召天災役瘡痍以違神怒焉敢望其能有所濟哉徒傷國本自速其辜耳用是於七月朔日恭詣河上告戒衆官齋祓一心舉行祀禮投哀詞以懇河伯乞顯戮以貸蒼生仰荷休靈俯垂明鑒灌獻之頃天雨忽止數日之後河遂南遷真若颯然降臨慨然許諾而即為安排布置焉者黃陵無事則張秋不傷運道脫一縷之危丁夫省萬倍之力神惠顯大真可以並高厚而垂無疆矣



遐邇官民胥為懼抃某固不敢貪天之功亦不敢忘神之德已用上聞宣布朝野用是載修禋祀少罄謝私伏願河伯上留天眷下憫人窮河日轉於東南恩並施於曹單啟君心以神聖壽國脉於靈長某等無任激切感戴祈祝之至伏惟尚饗

論治河理漕疏

臣伏蒙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吐蕃朶

甘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  
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蓋  
河高湍悍壺口以上山源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  
至壁絕水雖并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  
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突懸水迅  
湍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故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北  
流分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  
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

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  
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為水導  
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  
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  
方云河徙矜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為災迄至戰國阡  
陌開溝洫廢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  
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  
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方能貫

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岬衝擊則崩頽者多故水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為隄防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以盤孟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棄故自漢以來始多河決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繆哉武帝因瓠子災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

河始入淮今黃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山阜之上河下為河南山東兩直隸交界處地勢西南高東北下水性趨下河下之地皆易墊沒故自潰決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為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決旬千里為沼室廬乃魚鱉之數谷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况豐沛徐淮南北之

中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臣曩歲經沛見小溝上石橋  
為水衝頽石間有聲灑灑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  
小溝已為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  
發跡嵩山至於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馬陵蒙羽諸  
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口以逆水勢水小  
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為山阻泛濫  
原野為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  
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

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充冀之間尋自然  
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於北浚導使返  
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  
河下諸路生民墊沒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  
禹跡即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泛  
聽典籍人言必為所誤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況  
九河既淪于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真矣  
或欲自湍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

但泗州鳳陽祖陵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迴避拱抱  
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流既去漕河  
必淤又為漕舟之慮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  
江龍鐵齒浚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拽之泥沙必隨水  
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  
為豐沛徐淮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山  
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  
諸泉鍾聚於此然後分為漕河今為漕者惟知封浚泉



源為急而不知南旺馬腸諸湖積沙淤塞堤岸頽廢蓄  
水不多之為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緝隄岸更引  
他泉別流者而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  
腸湖隄之外西南土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  
至鈎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隰較之湖水反  
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藝  
遇水即沒恃隄為障欲就此淤蓄為湖并將漕河改經  
於此可免濟寧高原淺澁之難且自鈎兒口入谷亭至

安山路亦不遠為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為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為漕則可耐久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沂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沂江淮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竊為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坂水勢兩下無

停滯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  
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淤廢海運不通京師乏  
食無可奈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勲戚權貴皆為  
餓殍聞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畧無鬪志惟開北門遁  
之沙漠而已今國家自太宗皇帝徙都于燕即元故地  
命尚書宋禮等修復會通河罷海運鑿疏廣深倍于昔  
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  
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一道當

預修復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  
無為且泝淮入汴至于汝衛支河北流可以入都當相  
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  
實為國家至計臣愚偶有所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己亦  
猶杞人漆室之憂伏惟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永圖勅令  
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  
等處河害相關地方詢究可否萬有一取酌時緩急施  
行臣實不勝惓惓忠慮之至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二十九日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劉天和治河始末 楊旦

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  
充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為運河之害者  
則惟黃河而已廼於開封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  
岸築堤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故元會通河之淤景  
泰弘治間張秋之累決先後命文武大臣於淤則濬之  
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為

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為勞也

洪武二十四年河南徙決陽武東南由陳

頤入淮而會通河淤永樂九年宋尚書禮役夫一十六萬五千濬之凡九月而成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石尚書璞王侍郎永和王都御史文相繼塞弗績都御史徐武功有貞役夫五萬八千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年河決金龍口衝張秋侍郎白康敏昂役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陳侍郎政塞弗績六年都御史劉忠宣大夏役夫十二萬有奇塞之凡二年而成

止德己巳河東決沛縣飛

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廼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

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

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舟行間

面一時順利而潰決堤岍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  
源識者憂之迺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  
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  
穀亭之流遂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  
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絕朝野憂虞于時有引黃  
河濬漕河二議莫能決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  
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工役權  
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於國無病于民爾吾何

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

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

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

悉為平陸日道遠費廣河不可復道矣

引黃河幾四百里濬丈有五尺

者百二十里餘濬二丈以上者二百七十里餘功倍費

矣濬開河兼濬南旺築曹單長堤幾三百里通融約計

濬深丈許功倍省矣兼慮如歐陽修所謂故道雖復旋復淤塞之

言曰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蓋河流既久底岸皆

高水行漸壅自不能行乃棄而他徙非若人力堵塞之

河渠道是捐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

公之言曰引河勞費



倍于濬淤一也且非數月可畢上誤國儲營建之需二也京師百萬軍民仰給公私匱絕三也縱力引而至旋必復於目前億萬之費徒捐而濬淤修閘之勞與費卒不可免非忠于謀國吾何忍耶况引之不至至將即淤吾何敢耶

况孫渡新河之覆轍當監耶

孫渡在今榮澤正統間全河從此南徙引

治二年淤引治六年至今凡十餘濬矣費幾百萬緡卒莫能通嘉靖癸巳秋濬百五十里甲午夏水大漲一淤而平此已棄故道難復之明驗也嘉靖戊子沛縣廟道口淤三十里舍漕河而開新河費二十餘緡卒于中正仍濬漕河以通舟此漕河不可輕變之之明驗也

廼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

成憲為便而時已寒凍舟且至期限逼甚

是時非惟運期逼近營建

木漆之類且至矣非若永樂正統景泰弘治間之役可以遠期一二年近至八九月也

廼測淤淺

深度河廣狹淤以尺計工以日計

役巨期迫公廼先測諸開自水面至淤自

淤至開底之淺深而后逐里逐段止測水之淺深即知淤之淺深矣淤之淺深自數尺以至丈有九尺通融計筭各淤深一丈一尺九寸議止濬一丈為準復度河中心至岸廣狹自三十餘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為準復置方斗深廣各一尺取泥實之秤重一百四十斤每一筐以泥百斤為準濬河則以面廣十丈底廣五丈通融折筭七丈五尺為準濬河工每長一尺廣七丈五尺即得泥一千五十筐為準復計春月每日可行百里許擡泥止以往還五十里為準餘為休息以每里三百六十步計之二人每日可擡泥二十筐然四人擡泥即一人取泥五人總計各得泥八十筐仍減十筐止計七十筐一人用工兩月內以一月為陰雨及泥水妨工止計實工一月是一人可擡泥二千一百筐即該分工二尺先是羣議以前會通張秋近年新河之役計之非

役夫數十萬不可蓋彼肯用工久而茲役止兩月故也  
公曰審如是民不堪命矣乃竭心思規畫既定而夫役  
勞費大省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雇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

淤淺以免盤剥

南旺每二年一大濬役萬六千人羣議姑置公曰運道不可尋丈淺阻乃用前

計工法日六千人足矣委郡君元吉督之濬倍深倍遠且完修河堤自南旺至長溝六十里植柳自長溝至濟寧亦六十里蓋羣策畢効云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部

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筭甫旬日而議定謀協  
織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用嘉納賜勅  
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

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役事廼申令戒期分工畫地

初令

下郡縣編夫公日守令應朝無在者與工期逼甚即郡縣總事後期奈何廼令編夫一以均徭銀數為準即優免無預矣且逐里順編滿五十人即為一隊至即分工十丈故始編可省吏奸而至工絕管工者放免之弊

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杙杓方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管柳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岨瓦礫之土則用鍬鑿溜沙之土則用杙杓姜石之土則

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

泥陷者施梘子法每州縣各截河為數橫填填之內則縱橫填

路如井字然窈杓者以鐵為方口繫布為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溜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為平底而週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前有如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杏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為坎自下倒斗於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之土則先擇泉分番役

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

濬淤甫數尺泉即湧

出盡日車戽一夕復滿莫能措手迺併力畚休先將下填徹夜取水歷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填倒水急濬如前法濬河之工莫難於此濬已既深工已垂就而河

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雇夫役以重

濬之

河廣淤深及黃河舊口所衝之處上為風日所暴僅可勝足尺寸之下悉為極稀油泥隨濬隨墮無

復止極濬河之難尤莫甚于此夫役愁苦公乃躬行撫諭曰吾增爾少值且令爾鄉爾族助爾少費爾不堪勞即以之雇役以畢此工毋重困爾也于是

衆皆感悅至有泣者相率竭力底績云

凡閘座之類

廢者悉增葺而修復之蓋合木土金石之工而為工甚

巨為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

易散也

魯橋以下運河黃水衝洗大廣濬河底廣五丈或病其狹者公曰南旺水源也河底僅四丈許

下流愈廣則愈淺矣如久旱泉微何吾不敢徒為

培閘

觀美也是歲自夏秋不雨幾四月而舟行無阻

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運河諸閘悉前元及我朝永樂至弘

治間先後所建以故高低不一如下閘過低則上閘易涸公乃逐閘測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棗林閘為準低者培而平之自閘板水面至閘石面各以三尺為準其下閘底過低者則量留底板自是諸閘一律水不驟洩而下留底板則閘上之水益深運舟可直達上閘免中途淺閘真利及久遠

用平準以測

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

水平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兩端各安小橫板置於數

尺方棹之上前豎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必與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藉此以校之公躬親測量暴露風日行泥淖中遍歷諸閘人不堪其疲勞而公弗恤也

復施

植柳六法以護堤岨

六柳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及高柳也

濬月河以

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

湖陂之利埋廢至是雙龍硯瓦鷄鳴臺金溝口留城

馬塲南旺諸減水閘座皆議屯工復置以備乎蓄洩也

築縷水堤以防衝決置順

水壩以束漫流

河直則水漬故堤以縷之河廣則水散故堤以束之

且禁鞭撻問

疾苦躬撫慰勞飲食

役初興公即禁各屬不得輒施鞭撻違者即償其責人心大悅暨旗

升降以時其飲食節其勞佚時薪木騰貴有以為言者公弗應且榜諭一依時值不少減抑于是商販輻輳終

役無匱乏而價大省每州縣委醫一人隨夫調治公猶慮其未精乃齋沐焚香躬製錠藥數萬每郡復選

醫之明者四人官之勤者二人分攜藥餌逐營遍問病即療之日一往回神人胥相罔弗效者且常值之外時

榮以飲食焉

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

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效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



再至三歲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  
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  
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進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  
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為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  
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委任責成以故  
公等咸感激思奮摠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  
經畫博采郡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於必成公處谷亭鎮廢菴中  
隘室每集衆計事和顏溫語俾各盡言片善即納且揚  
于人人日巡考工隨見指授郎署監司而下悉廬于村

舍水濱朝夕督視雖顏面  
薰變形體瘠損弗恤也

蓋維計工以定役故為力甚

簡視徭役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不擾雇  
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為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即散遣故  
人自為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  
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效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  
命獲全咸前所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  
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  
有五順水填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十四萬

有奇白金七萬八十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  
稍草以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  
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是役始於乙未春正月中旬迄  
於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於昔人時日不久  
曠而效收於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  
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胄管公揖簡公霄  
若巡按監察御史郭君圻陳君表蔡君黻曹君紳徐君  
九臯咸協心共濟馬公且躬詣相度於有成分董其役

者為工部郎中郭敦鄭鋼李仁涂捷主事張鏜邵元吉  
山東布政司左叅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  
事謝蘭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  
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  
百二十員云旦至而功甫成獲聞公經畧之詳元吉則  
分任其事親承指授者廼相與詮次備釋于左以求諸  
立言君子以記來者垂休美于無窮云

呂梁洪志序

唐龍

序曰呂梁洪曷志之名山大川綱紀四方昭靈紀異咸  
俟君子況漕之水道者哉是故司馬氏作河渠書九川  
九澤三江五湖罔或遐遺惟漕故也國家定賦歲漕米  
四百萬石白糙粳糯米一十八萬石由江入湖入河直  
達於京師水道凡數千里曰難曰險未有甚于洪者也  
予方有事于漕寒衣踏階升梁而眺焉洪多鉅石胚暉  
巖嶂長如蛟蜃伏如虎豹糾錯如置棋盤旋如輪轂廉  
稜如踞牙如劒戟前代闢鑿廝而為渠汶泗衍溢沁汴

滲淫黃河濶汗合南渚之石之所激奮躍鼓盜雷訇而  
阜涌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鼉鼉不敢  
居漕萬三千艘胥於是乎進每一艘合數艘之卒夾洪  
夫挽之敝肩傷臆蹠足揮汗咸畢力以赴然緣崖躡級  
蟻行蝸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尺焉一弗戒則飄忽瞬  
迅猶夫駟馬脫銜非窮日之力不可回也是為天下之  
至難也天下之事惟難斯戒惟易忽之斯志行經國者  
知漕之難乎則官不置冗費必汰浮兵定以制役止不

急粟無耗蠹廩有備焉受祿者知漕之難乎則祿以養  
賢吾思吾賢食以食功吾圖吾功敬事之臣日廣素飡  
之風熄矣是故考迹以明規因文而廣喻志之大也夫  
曰勒一方之宏圖揭今昔之勝槩抑末矣君子猶曰弗  
志焉

漁石文集

議引河沁二水疏

金景輝

天順八年七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經歷司都事某奏自  
古有天下者必轉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克足國計以固

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貨易如漢之鄭當時  
王安世唐之田弘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  
渠者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  
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三洪以通漕販仍於京城內外置  
倉廩以貯天下糧儲建塌房以蓄四方客貨富實京師  
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歲以來河道淺阻轉輸遲悞天  
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右副都御史王統總督漕  
運又該工部奏准委臣前去河南聽巡撫左副都御史



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  
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  
衛河至直沽俱各少水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  
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名等府起運京糧亦  
因河淺俱赴畿內買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  
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獲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  
歲豐民食尚之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  
在關中者與儲之帑藏不殊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

內之地正當富實豈容虛耗矧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水脉細微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

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為便利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弘治十二年有議引河沁由武陟原武經曹縣達運河者知曹縣鄒魯駁之曰沁河之水吞於黃河非一年而今乃引之以利害言則利少而害多以是非言則實非而名是往時決黃陵岡為運河患不過黃河一小支已

竭十餘萬夫之力積數年而僅塞則沁河不可引亦明  
矣必欲引之其害有六為引沁河之說者必曰沁與河  
各一水也沁水勢緩而可引非河比一入運河則有源  
之水不竭殊不知引沁河將先塞沁入黃河之口而後  
施疏鑿之功則沁水無歸勢必散漫田禾廬舍必滄沒  
其害一也將疏下源既通而後塞入河之口則水勢擣  
虛千里不折不至衝山填壑未已比之黃陵岡之害或  
恐過之其害二也自木鸞店起至飛雲橋計千里以百

萬夫積十年尚不知可成與否勞民傷財莫此為甚其  
害三也河南山東連年旱澇民之逃亡十室而九困仆  
之民使就版築呻吟思亂難必其無其害四也曹之西  
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且土少沙多易為崩圯建瓴  
之勢決不容緩張秋之決為監不遠其害五也冒此五  
害使有益於漕運猶之可也況成功不可必而禍患可  
計耶其害六也

埋城堰記

商輅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兗州泗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下流又築戴村堰障之西

南流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  
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太宗文皇帝遷都  
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築堰䟽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  
築每遇淋潦衝決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歲以為  
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  
河歷觀舊跡嘆曰濬泉䟽源漕渠此歲不可廢至若壩  
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為經久計乎於

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堙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觀其蹟極加嘆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以堙城舊址河濶沙深難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岬屹立根連河中堅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許鑑分



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為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啟閉遇水泛漲啟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為逆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為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

際連以鐵錠石上護以鐵拴甃口上橫巨石或三或四  
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渠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  
閘引沙水洗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閘為二洞皆  
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鴈翅二亦用板啟  
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啟板以注清  
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傍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  
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洗河免於沙淤閘之南  
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洗河口逼岷自顧至麓皆堅鑿

石兩閘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之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兗州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吏令績用有成可靳於石耶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

矣乎予故備書其事為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

湯節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掬米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珠東巖石縫二角灣

等泉合流於泗會于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閘會通河  
沿達海永樂己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  
受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  
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  
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  
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上可其奏於  
是主事熊鍊轉弱等領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  
雨河道將涸予親詣泰安寺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

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繇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耄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予聞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復訪于益之少長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為開鑿以濟不通茲惟林泉乃衆山之精脈合細流以利長洪恐歲久泯于聞遂書以識之時正統九年八月

觀泉亭記

吳寬

自國家遷都於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克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於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涇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汨汨出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濟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之三歲始去成化十六年予

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暮泉脈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敏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築臺泉上曰吾將于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觀泉名之廷儀以泉為職方其從事於斯立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奇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



時有志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  
故泉一也渟渟而無為觀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  
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  
泉也人也寧為此乎為彼乎初廷儀受代為吾友徐君  
仲山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將徃代之夫亭不  
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  
成焉

重濬宿遷小河記

謝鐸

河出龍門非禹跡舊矣唐宋以來益徙而南其下流率委於淮其為害於汴為最甚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年由鳳陽而下一自開封經徐州而下一自歸德歷睢陽抵宿遷而下自宿遷下者謂之小河或曰睢河其所經歷延袤蓋不啻五百里而始達于淮視鳳陽徐州實當其中壅而不治則不特二州受其害其為汴之害也亦大矣弘治改元之明年河決金龍口汴之重臣以急告上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昂往治之公舉其屬婁郎中往

而以小河之役屬焉起近河三州八縣之民力治之以  
求復其故道去年秋予過宿遷見河口之土山積而下  
流之水爭赴淮以入海舟人指曰此婁郎中之功也俄  
而宿遷教諭張瀚偕其僚抵舟中請予記予力辭至淮  
徐太守鏞復請之無已乃為之言曰古稱善治水者不  
與水爭路惟行所無事順其性而利道之耳故禹治九  
州之水必先於兗以兗為下流必趨之地舍此而往將  
有不可為者曩予聞金龍之決勢將直抵張秋復加往

歲之變議者徒以漕河為憂而民之墊溺不暇顧既乃復聞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而今復有小河之濬所以遏其衝而殺其勢者殆亦無所不至嗟夫水之為用大矣以資飲食以利灌溉以通舟楫及其為害也嵯為之崩地為之陷帆檣為之摧宮室廬舍為之蕩溺此無他順其性與逆其性然耳於乎安有逆民之性而可以有為於天下者吾於是乎有感作宿遷小河記

籌河臺記

莊泉

天下有大裁制有大承受者丈夫大事業也禹稷契皋  
陶夔龍伯夷周公敷教明刑節禮和樂播百穀平水土  
分田制井為學校封建以各盡其裁制各大其承受者  
知天下之責任在我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記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古聖賢知其在我故凡有所裁制有所  
經綸豈冒焉自為不經意哉必將以素定之學於其臨  
事為之籌畫經理以上下其勢使出門合轍於閉戶不

敢以易而處難以小而處大固自有主張也然萬古天地萬古人心聖賢事業後世安得謂我無分哉弘治己酉秋河水為患四決支流衍漫民多死溺有司以聞聖天子命今刑部侍郎白公治之公曰是大責任予可獨往乃以舊屬兵部郎中婁君元善薦公意以為成天下之大事者固不可不得人以輔之也詔曰可於是元善會公宿遷相視原隰至符離謀曰天地間治水一大事水能濟人亦能溺人治水者求人於魚治之不以其道

是人等耳水將魚我况能掇天下於魚哉然治天下有  
要固有不出戶庭而能坐了於萬里之外者操其要也  
治水之要亦惟因其勢之通塞為之上下耳鯀湮洪水  
無是要也且封丘金龍口其勢漸基不因而隄之不可  
其中牟尉氏之決勢與河通不從而導之不可河溢梁  
宋之交雖洩未易然集議得小河口廢渠東與泗接可  
引汴而通不遡而西距歸德飲馬池受汴不可河經符  
離橋峽水隘勢不可制不月河其旁不可河勢曲狹湍

悍不濬其淤經其折而疏之不可飲馬池小壩諸決喧  
飀迅疾不驟築之以遏奔潰不可是河之費工役之長  
丁夫之需又皆極其籌畫纖芥毫髮罔或滲漏豈有他  
哉亦惟謀其要也舉其要也舉其要而操之何所不可  
於是而疏於是而濬是以曾不數月河之為月者一為  
渠者二十為閘者十有五為隄者七百里為塞者三十  
有七水皆復其故道由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  
海而民不魚矣符離之謀無不效者誰之功哉孟子以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  
矣今公與吾元善之治河也因其勢之通塞為之順焉  
未嘗鑿以私智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公與元善  
其功視禹雖有大小要亦禹之徒哉

莊定公集



名臣經濟錄卷五十